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五

書

與楊虞卿書

師泉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鄂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澹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陳左右者久矣去年



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殊髮肉所不忍
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
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吠齟皂隸之臣不
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
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
者或誣以偽或搆以非語具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
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
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
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

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遜乎且
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
與崔李元度輩十餘人為我悵悵鬱鬱長太息者也
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
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
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
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
以為計媒藥之辭一發又安可聞君臣之道間自明
白其心乎加以振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

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離之者
惡僕獨異又信信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
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
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
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
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
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
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
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

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
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
周知之足下視僕蒞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
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
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耶所謂斯言無愧而後
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
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
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
闕書讓不論事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譴成

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
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
病亟足下為迎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
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
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
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
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
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
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頽俗表正士族斯

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意
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
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
多此伯察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
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
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
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
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
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

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
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
以為能僕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
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
自相形骨非貴富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
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
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
往死則塋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

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
於人案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
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
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
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
率不過有望於吹噓剪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
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

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則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
凡自號為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非
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
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
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中十舉而不第者則
欲引駕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盛
於趨舍何哉夫蘊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
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
自知其妄動而十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

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
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
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
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尚侍郎
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
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
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
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莫不
知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著龜邦家大事咸取

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息踪歛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首奉書獻於

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為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徃徃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水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宜

同訴合之際但暗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
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
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
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
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
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
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
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

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
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
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
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較
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切致理之德以留賜令上也亦
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
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
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
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

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
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懽然居則惕
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
某竊以為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
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
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
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
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
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

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
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
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
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
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
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
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
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
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

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以為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已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将背古道而馳者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為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今則

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為名今則錄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廷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

寢以成俗故父謂其子曰無界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價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任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再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思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教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

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為正削方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為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為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爾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去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

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賢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

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萬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關於內則庶事散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百可勝言况今方

域未善安遠陸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為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

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治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

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
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
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
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為殆不然矣
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
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
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
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

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
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
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
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
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來致理寧可造次
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
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
功猶謂其耗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
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

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
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
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
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效也况今日之天下豈
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
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
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
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
大功責其速也盖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

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
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
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
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
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盖竭其
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
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
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
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

取者俯而取之苟葛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日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審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

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賴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為如何

代思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郁離寺書

奉勅賜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源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并陽郡王朱忠亮致書

大蕃東道節度使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恐良幸國家賦吐密使監軍甥日修隣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於封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

素誠雖不明言敢以衷告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
然者至如相警邊防嚴贊宿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
今日形言以牛馬因風猶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縱
近境而何傷遽懷異端未破間命又云去年忽生異
見近界築城者且國維通好軍不徹警近邊修緝從
此尋常况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理何致深疑
靜言思之誰生異見煩勞報牒彼已息詞今又再言
寧無慙德又云皇天無私有德即輔皇帝君臨萬方
迨及四載道光日月德動乾坤南北東西化無不及

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北虜何為歸明南蠻何為
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可
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
圖則咎禍之生恐在于此永言取笑却請三思又云
漢之臣下頗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
及討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氛自清豈假彼蕃遠
思傍助忠亮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鄰封
域縱未能為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吐直言以
祛深惑願推誠信固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五
幕嚴寒惟所履安勝遠垂惠貺愧佩殊深今因押衙
迴亦有少信具如別紙恕輕渺也不具忠亮敬白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五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六

浙東觀察使元稹微之纂集
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

冊文

贈劉總太尉冊文

維長慶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聞古有履忠使
順生而大有為者又有功成身退歿而永不朽者非
正氣令德間生挺出則高名大節孰能兼之哉故天
平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楚國公劉總降自天

私立為人傑得君於先帝叶運於昌時纂我三表守
土燕薊迨此一紀北方晏然有開必先納款于我沈
斷大事奮揚竒謀捧幽都四封之圖繫盧龍三軍之
籍盡獻門下高謝人間感動君臣驚激忠義顧妻子
若脫履視富貴如浮雲惟道是從奉身以退伸連事
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賢明所歸今古一
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鎮郟郊命作司徒倚為左相期
奮乃志將沃朕心而天不憖遺邦失柱石夫臣戴君
如元首則君視臣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是茲朕
所以廢朝軫念備禮加恩庸建爾于上公蓋褒贈之
崇重者也嗚呼爾總尚知之乎今遣使某官某副使
某官某持節冊贈爾為太尉

冊新迴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丙寅朔二十一日丙戌
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即叙
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董罔不嚮化惟此
之氣積厚而靈靈發象生生為豪傑義信武烈代為
石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校雄闔智莫之與勅國朝

已來寤清風澤或効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周比已訖
于今朕不德祇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為常矧乎柔
遠申恩睦鄰展禮茲惟舊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
敢失墜咨爾九姓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窰施甸主
錄毗伽可汗地生竒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蒞雄略所
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
土受天百祿時推代嗣實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用
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
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使朝議大夫

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襲魏國公食邑三千戶賜
紫金魚袋賈隣等持節備物冊為登里羅羽錄沒窰
施甸主錄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
恩禮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
斯言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
之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粵我祖宗錫乃
婚媾紀上名 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

南牧之馬兵匣鋒刃使長子孫叶德保和以致今日
咨爾迴鶻君登里羅羽祿沒密施句毗伽可汗義智
忠肅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故東漸海夷西
亘山狄惠寧威制麟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
於荒外而能事大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姻誓嗣前
好朕惟睦鄰是務柔遠為心既降和親之命遂申飾
祀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陰山光增昴宿夫
以迴鶻雄傑如彼慶業若此雖自貴曰天矯子未稱
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

稱來今使者遣某副使其官某等持節加冊為信義
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釐降展親大德也進
冊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
唐之休命

祭文

祭迴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
校右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
魚袋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密施毗伽保可

汗之靈粵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撫有九姓
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况能嚮風納款繼好息人代
為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略共清寧瀛倚為長城永
固中夏而天殲嬌子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銷精
光於昴宿凶訃云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特國命
展帛奠之禮申哀榮之恩猶有明靈當鑒誠意尚享

祭張敬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
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鳳翔節度使

贈某官張敬之靈惟爾提武毅之質負將師之才名
以忠聞位由勤致自膺閫職益茂勲猷惠甚疲民威
吞黠虜一方膏雨千里長城繼博望之功勞能恢代
業傳子房之籌略不墜家聲方誓山河遽捐館舍逝
川無捨去日有時徽績空存書旂常而播美音容不
見聽鞀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彌深軫悼往陳遣奠庶
鑒悲懷嗚呼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維大和三年歲次巳酉六月巳酉朔三十日戊寅中

大夫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
邑二百戶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
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常公德載惟公忠貞大節
輔弼嘉謨倚注恩深哀榮盛禮伏見開贈制中已詳
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
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
心空門外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
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
性復再三繇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便為中

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一
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
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楚菩提
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
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
通合掌焚香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
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今即日於道場齋心
持念一願一禮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廢墜若與
公同科第聯官寮奉笑言蒙推獎窮通榮悴之感離

合存沒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薦奠不設暈
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非空靈鷲
山中既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異後期嗚呼常君先後
間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
二十二哥居易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
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豐酷如昨俯及
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

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
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春授
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如衰
疾殆無在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頗
有文具吾門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已
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靳靳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
免致飢凍遙憐在符離莊上亦未收歸宅相得彭宅
場官各知平苦骨兜后竹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

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婦看養下邳楊琳莊
今年買了并建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
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
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
無不宛然唯是覓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
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
及吾文集用付龜推收傳前年已來全家所造齋供
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嚮奠復嘗否吾不論音容
潛歿已久乃至大祥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
礙將精爽耗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
若此吾今白頭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
但恐前後遠間不知得見爾無下邳北村爾塋之東
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
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
見日未死之餘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
萬一間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

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魚袋白居易
易內重表弟朝請大夫兼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國興九節度贈司徒李
公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
歿遭罹禍亂究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
能盡故茲奠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
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
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
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光塵竊承歡惠
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決柰何長慟
而已翱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
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
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
慶天鍾粹和生為國禎出為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

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暮猷故風聲
但樹於蕃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
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
如何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
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
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
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
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祿顯榮
一落窳窳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

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悲淚投
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拜難白頭
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君來三度
別這迴白盡老鬚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
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旨中心惕然及公
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為
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於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

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
咸陽北原上可能隨別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
終以詩决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為界
孰不生死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尔之身為終
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
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
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彛合
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
而影在皮去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祭盧虔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秘書監贈兵部尚書盧虔之
靈惟爾性質端和風猷茂遠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
大節而事君始終一致陳義方而訓子忠孝兩全甲
族推華士林增美久在貂蟬之列近遷園籍之司方
遠寵光遽閔幽窆褒獎之命雖已表於安榮遣奠之
恩宜再申於軫悼魂兮不昧鑒此誠懷尚饗

祭吳誠公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
遣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孫士政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
曰惟爾武毅挺質論鈴拔身負勇果之雄才蓄變通
之明識自察庶列郡節制成師貞且有威勤而不擾
軍戎輯睦封域抵寧從義而致誠仗順而保福既延
寵渥方茂輝榮遽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去日
苦多想松楸以軫懷聞鼓鼙而興歎恩加遣奠禮舉
褒崇念爾有靈知予此意尚饗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
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
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雖之體進退得
婉孌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類以顧德蘭幽
有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芳姿懿範以茂嘉猷
彼美有聞予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辰
亮申奠醑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
安妃之淑容故莖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洛浦原在
長安界

李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巳
卯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
大帝伏以今年司天臺奏正月三日祀上帝於南郊
佳氣充塞四方溫潤祥風微起廬州申連理李樹一
株彰義軍節度使進白鳥一喙鄭滑觀察使奏瑞麥
五科司天臺奏六月五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進
白雀一隻荆南節度使申連理樹一本山南西道觀

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臺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
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臺奏冬至日佳氣充塞
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圖肅恭寅畏祖宗垂慶嘉瑞
荐臻虔奉禎祥伏深祗惕今時惟玄律節及季冬仰
薦明誠敬率恒典謹遣攝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薦
獻以聞謹詞

祭咸安公主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
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公主之靈曰惟姑柔

白雲天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明治性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皇祖之訓既習於公名湯沐之封遂聞於國忌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霑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公姓遠修好信既申協比之儀殊俗保和實賴肅雖之德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訃告寵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歸路雖遙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薄酌庶鑒悲懷嗚呼尚享

文

上元日歎道文

道本無象功成強名生一氣之先為萬物之母吹煦寒暑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阜藩動植啓迪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殷獻歲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為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願聲聞紫極丕降玄休大庇群生永康四海流光垂慶億萬斯年

碑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

玄寺西若干步次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
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
七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
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
七千九十二言凡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
者莫先於金闍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
言壞罪集福澤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

陀經凡一千八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
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註字性認本覺莫
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
莫通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
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
天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
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
圍護其前後水火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銷所謂施
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六
春成律德沙門清晃聿厥謀清海經厥志門弟子南
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
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入書
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如空假使人刺血
為墨剝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
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
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白樂天文集卷之二十六